

贾宏图

【大爆炸】

李宏林

【追捕“二王”纪实】

尹卫星

【中国体育界】

常扬

【淘金狂潮】

长江

【1988横竖撇捺】

王宏甲

【无极之路】

金辉

【物问苍冥】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

大型丛书

西上天山的女人们

【社会经纬卷】

华夏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社会经纬卷

西上天山的女人们

周明 傅溪鹏 主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上天山的女人们/周明,傅溪鹏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2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社会经纬卷)

ISBN 7-5080-1615-7

I. 西… II. ①周… ②傅…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 第 2940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5.25印张 430千字

1999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99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定价:1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时代风云的画卷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序

周而复

我们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急剧变化的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高速公路”在许多国家方兴未艾；“知识经济”、“数字地球”，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事物新的人物层出不穷。

面对迅猛发展变革的现实，在作家面前展现一个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也为作家展开无限广阔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新天地。优秀的文学艺术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和人民需要优秀的文学艺术。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比较易于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时代风云。

为了展示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为历史留下辉煌的足迹，长期从事报告文学事业的周明和傅溪鹏两位同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花费了许多精力，组织和编辑了《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大型丛书，皇皇十大卷、四百余万言，蔚为大观，实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事业的重要收获，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部丛书洋溢着时代感，选择了许多重要题材，反映时代风云，歌颂风云人物。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提出宏伟目标，重点也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科教兴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科教兴国关键是人才，也就是重视和培养知识分子。“短绠不可以汲

深，器小不可盛大，非其任也。”（《淮南子》）没有大量的适合的人才，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及其他三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也就不能“兴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人类的财富！

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长江上游等地，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增加，大量损失耕地，我国森林覆盖率已降到13%以下。今年长江流量低于1954年，而受灾面积和损失却超过1954年水灾，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人口问题是重要题材。50年代末期6亿人口，不过40年光景，中国人口增加一倍，现在已有12亿多。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敲响了警钟：我国人口承载量的生命线是16亿左右，绝对不能超过17亿。

威胁中国和世界的杀手，第一是心脏病，其次是癌症；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都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全国死于癌症的人数仅次于心脏病。

上述重大问题和题材在《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这套丛书里，都有许多精彩反映和描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创新。这批作品紧扣时代的脉搏，以热情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歌颂历史变革，反映时代风云。

丛书中所选作家的代表作，既写了事业和人物的成功与欢乐，也写了他们同各种阻力、困难和邪恶的斗争，反映人民喜中之忧和忧中之喜，从今天的现实看到明天的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

1998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大爆炸·····	贾宏图	(1)
追捕“二王”纪实·····	李宏林	(51)
中国体育界·····	尹卫星	(86)
西上天山的女人们·····	丰 收	(147)
淘金狂潮·····	常 扬	(209)
生命之歌·····	夏 真	(257)
1998 横竖撇捺 ·····	长 江	(325)
无极之路·····	王宏甲	(333)
恸问苍冥·····	金 辉	(366)
通天状·····	苏廷海	(409)
官司惊动中南海·····	张 玲	(429)
后 记 ·····		(479)



贾宏图 我从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走进全国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是在 1983 年的全国第二届报告文学评奖中,我和蒋巍合作的《大洋的此岸和彼岸》最终获奖。发表在 1984 年第 7 期《报告文学》头题的《她在丛中笑》被全国几十家报刊转载,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评奖中获奖。我第三次在全国报告文学中获奖是发表在 1990 年《人民文学》第 9 期的《大森林的回声》。在刘茵老师指导下写的最早反映黑龙江省对俄开放的《解冻》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文学奖”。

我以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功绩是敏感地发现和勇敢地写出一切真实。从 1978 年 12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今年的 12 月,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 20 年了。我们不妨把这 20 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生动、最具体、最深刻的中国改革史,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重大事件都在其中。这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杰出贡献。这段历史的重要和伟大,使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也重要和伟大了。

大 爆 炸

我的眼泪洒在废墟上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16 日电:3 月 15 日凌晨 2 时 39 分,哈尔滨亚麻厂三个车间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人员伤亡严重,厂房、设备遭到破坏……

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撕碎了哈尔滨宁静的春夜。蘑菇状烟云托着巨大的火球在亚麻厂腾空而起。顷刻间梳麻、前纺、准备三个车间的 13000 平方米厂房,变成一片被浓烟烈火包围的废墟。

爆炸是从贯穿这三个车间的 1570 平方米的粉尘通道开始的。含有亚麻纤维粉尘微粒的空气突然燃烧爆炸膨胀,产生原子弹爆发般的冲力,一尺厚的水泥盖被击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钢筋和水泥浇铸的墙壁被炸得变形倒塌,十几吨重的机器被抛向空中,强大的气浪

把锯齿型房盖的玻璃冲成碎渣,连同窗框飞到百米之外。从地下冲出的火球,在车间腾飞滚动,把一切可燃物质点着,顷刻之间,使正上夜班的 477 名工人陷入一片火海。

报警电话打到消防队!打到救护站!打到省、市领导同志的家中!于是,一场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指挥的,有几万人参加的灭火抢险救人的战斗打响了。年轻的消防队员边穿衣服边跑上已经起动的红色消防车,救护站长睡眼惺松地向着对讲机呼喊:“各站救护车全部出动!”驻军的指战员穿着单薄的军衣,冒着春夜的寒风向火场飞跑。

当我和新闻界的同志们赶到亚麻厂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场景。昔日被绿树花丛环抱的厂区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已经熄灭的大火化成白色的雾气,在这片死气沉沉的废墟上弥漫。东倒西歪的机器残骸上挂着冰凌,闪着冷冰冰的光,上面还飘拂着未烧尽的麻丝。断裂的水管哗哗流淌,伴着厂门外呼唤亲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的心碎了,这是哈尔滨亚麻厂吗?这是亚洲最大的,被称为中国纺织工业明珠的哈尔滨亚麻厂吗?

哈尔滨亚麻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从 1952 年 10 月投产 30 年来,共创造产值 17 亿余元,向国家上缴利税 3 亿元,创汇总额达 14.5 亿美元。她对哈尔滨地方经济更是举足轻重,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出口创汇占全市的 30% 还多。改革、开放更给这个企业带来生机,去年全厂实现利润 2997 万元,出口创汇 1890 万美元。在今年 1 月的冰雪节上,作为一个企业,他们在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举办国际交易会,三天成交 500 多万美元,亚麻厂的产品畅销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哈尔滨人都把亚麻厂视为自己的骄傲。我曾多次领着全国新闻界的朋友来这里参观采访,临走时总要帮他们挑选一块色彩淡雅的亚麻细布,那是闻名遐迩的国家金牌产品。

我的眼泪洒在大爆炸的废墟上。我在呼唤,亚麻厂的姐妹,你们在哪里呀?我曾看着你们在织机旁穿梭般地奔忙,灵巧的双手的每

一个动作都像迷人的舞姿：我曾听过你们在工人体育馆的大合唱，深情豪迈的歌声唱出纺织女工美好的心灵。今天，在这片废墟上，在这几十个儿女献身的火场上，你们还能再唱一曲壮歌吗？

40天后，我又来到了亚麻厂，为了完成《当代》编辑部交给我采写这篇报告文学的使命。一切似乎都已经过去了，春天没有忘记这片烧焦的土地。

爆炸的废墟上，清理现场的推土机已推走了可怖的遗迹，被消防车压过的草地上泛起一片新绿，被烈火烤焦了树皮的老榆树也抽出绿枝，新搭起的脚手架上，红旗在春风中呼啦啦地飘动，好像在招呼昼夜伏案的设计师们快拿出新厂房的图纸。

简易的车间里，新迁移来的还带着烈火咬过的疤痕的梳麻机、纺麻机又唱起节奏明快的进行曲，机头上金黄色的亚麻细纱像瀑布般喷泄。生产科报表上的数字令我吃惊：第一季度全厂产值竟超过去年同期3.03%，上缴利税一分不少，出口产品质量标准一点不差。

工厂门口，下夜班的成群女工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黑色的弹力紧身裤更显出她们修长优美的身段，披肩的长发上闪耀着淋浴的露珠。

宿舍楼前，从迎亲的轿车里走下穿白色纱裙戴花环的新娘，昨天她还站在织机前，那个和她并肩而行的穿咖啡色西装的小伙儿是她的保全工。

厂医院里，随着“哇哇”的哭声，又一个亚麻世家的子孙降生了，奶奶摸着那女娃胖乎乎的小手说：“看这孩子的手真细，长大了一定是个好纺纱工！”

宇宙在运行，地球在转动，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中，什么样的灾难总会过去，新的生命在降生。那场灾难已经过去，当生活翻开新的一页时，我在他们之间询访着，笔墨含着泪水，我急切地写下这篇可歌可泣，可思可叹的历史纪录。

第一章 烈火之中

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厂区附近的职工，仅十几分钟的工夫，

就有 439 名职工赶到现场,其中有 151 名共产党员,143 名干部。全市 9 个中队的 293 名消防队员和驻军 520 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灭火、救人。在这次事故中 57 人死亡,178 人烧伤,242 人安全脱险。

——摘自亚麻厂的报告

火中的金凤凰

爆炸的一瞬间,她——28 岁的细纱车间湿纺工段长陈丽艳正在车间巡视。随着炸雷般的巨响,一个大火球从排尘通道喷出,一股热辣辣的气浪把她击倒,接着车间里一片黑暗。“啊……”女工们疯狂地哭喊!

她艰难地站起来,用全身的力气呼喊:“大家不要乱,快跟我来!”顺着喊声,工人们呼拉一下围过来,几个女孩子拉住她的手,扯住她的衣服。这时,烈火从隔壁的车间窜了进来,浓烟使他们看不清眼前的路。“快探路,我们冲出去!”她呼叫着各个班长的名字,指挥他们寻找出口。“快,咱们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50 多个人互相搀扶着,新工人在前,老工人在后;群众在前,党员在后,排成长长的队伍。他们的生命都和自己的工段长连在一起了。

“快,这里有路!”青年推纱工王世明在喊。陈丽艳拉着大家冒着浓烟大火,踏着灼热的废墟冲过去,顺着倒塌的房架,他们爬上了一个削掉屋顶的平台。50 多个人紧紧簇拥着她,身后烈焰腾腾,前面距地面还有四五米高。有人出主意把围裙接起来,一试经不住人。陈丽艳十分镇静地喊道:“不要往下跳!”于是,他们在房顶上一齐呼喊。消防队员闻迅赶来了,递上了几把梯子,她扶着大家一个个走下去。最后只剩下她和王世明了。这个平日不多言语的工人,硬是让女工长先下。当他们俩前后顺着梯子滚落下来时,“轰”地一声,背后的房屋塌落了,50 多个工人幸免于难。陈丽艳爬起身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呼叫着,寻找着自己工段的工人。天亮了,她听到丈夫在人群中焦急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她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了,你不没受伤吗?”

“还有几个人没找到呢……”

在清理爆炸废墟的现场上，我见到了陈丽艳，她结实健壮得像个农村姑娘，这大概是四年知识青年生活锻炼的结果。“其实，那天我也很害怕，到现在我还天天晚上做恶梦。可当时我想，自己是工长，又是党员，有一种责任感，一定要把大家带出来。那天大家纪律真好，都听指挥，谁也不乱跑。还有王世明他们几个男工立了大功，给大家找到条路，否则我们全完了，你也采访不到我了。”说着，她严肃的面孔上掠过一丝微笑。

164 与 1

有这样一位党的基层干部，在烈火中显示了高尚的品格，他就是细纱车间丁班党支部书记张振学。

爆炸的气浪把正在二号煮纱锅旁干活的老张打了个趔趄。一个刚入厂的女徒工也被冲倒，张振学站起来，一把扶起正在哭叫的女工：“有我在，你们别怕！”借着火光，张振学扯着几个女工向侧门转移。这时有个女工突然喊道：“张师傅，你姑娘秀丽还在车间，快去找她！”张振学很清醒，刚才，他看见女儿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干活，爆炸后，他几步就可以跑过去把女儿救出来。可现在，他不能只为她一个人。“不，快把你们送出去！”女工们脱险了。张振学又转身向车间跑去，在炸得乱石横飞的通道上，他看到前纺车间两个衣服烧光的女孩子正在哭喊，他一手拉着一个，领着他们跑了出来，让人背上了救护车。他又第三次返回浓烟弥漫的车间。他听到预制板下有人在呼救，他抓住伸出的手，使劲地拉，可碎石压住了脚。老张拼命扒开坚硬的水泥板，跪着把她背出车间，跑出火海。

天亮了，有人告诉他，女儿秀丽伤很重，已经送进医院了。满脸烟尘的张振学却顾不上自己的亲骨肉，还在到处找车间的人，他记得这一天签到的是 164 人，现在还缺几个。他心急如焚。

一直到下午，张振学才赶到医院看女儿。小丽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都缠着白纱布，她烧伤面积 49%，头肿得像水葫芦那么大，眼睛只剩下一条缝，看见爸爸她委屈地哭了。

“爸爸，你怎么不管我！”

“孩子，爸爸是党支部书记……爸爸对不起你！”张振学也哭了。

在我采访张振学的那天，他又掉了泪。他说，那天上班的164人中，有5人没有救出来。“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就是要关心爱护每一名职工，我没有保护好他们，是很大的失职啊！那五个人都是好工人，都是骨干，有两个人已经结婚，扔下了两个孩子。另外三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正年轻，太可惜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漫不经心地说

爆炸时，许世斌正和八名装卸工在离厂房100多米外的铁路专用线上卸煤。开始，他们以为是仓库里的化工原料爆炸，可跑近一看，车间里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不能让火势蔓延了，否则化工库有危险！”许世斌把九个人分成两伙，一伙人保护化工库，他和张兴国向火最旺的细纱车间跑去。

大火封住了细纱车间的出口，车间里一片哭喊声。许世斌跳上窗台，一脚蹬开车间的窗户，把里面的人一个接一个拽出来。紧接着，他跳进窗户，冒着浓烟，打着手电向细纱通前纺车间的过道跑去，这里20多个女工在浓烟里急得团团转，迷失了方向。“快，跟我走！”他把这伙人领到窗前，帮她们一个个跳出去。这时火势越烧越大，烤得他寸步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又向里面冲去。在一个被炸塌的坑里，一个头发烧焦，血肉模糊的女工在爬着，另一个吓得呆呆地坐着，许世斌背一个拉一个，跑了出来。这时，他看到几个搬运工正架着梯子从屋顶上接人，由于木梯不够长，一些女工争着要往下跳。他边阻止边和同志们把梯子扛在肩膀上，房上的职工一个接一个地安全撤了下来。

33岁的搬运工许世斌和我谈起以上这些情况时是漫不经心的。“其实也没什么，谁能见死不救呢？那还有人味儿吗？”

“听说，你们搬运工只知道挣大钱？”我这样问他。

“这话不假，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想挣钱。钱不咬手，谁不想多挣！”他并不在意，“我是下乡回来的，开始干机修工，每月38元6角，

后来又挣到 70 多块钱。岁数大了,要结婚成家。成了家,有了孩子,物价又总往上长,这点钱怎么够,是我自己要求当装卸工的。每天扛、搬、抬,虽然累一点,每月能挣 150 多块,改革这两年搞计件,能挣到 240 多块,出苦力挣大钱,下了班和兄弟们喝点酒,回家倒头就睡,心里也挺舒坦。”

“当时,你没想到冲进去很危险吗?”我又问。

“看到工厂烧成这个样子急眼了,哪顾上考虑自己。从我们记事儿时就知道,爸爸在亚麻厂挣钱养活我们,没有厂子就没有我们。对厂子感情还真挺深。那天,看着厂子烧成那个样子,我们这帮哥们儿全哭了,没有一个不往上冲的。说实在的,就是真烧死了,我也不后悔!”

他曾被学校除名

落纬工王勇,一米八的大个儿,可才 17 岁,长着张娃娃脸,细眉细眼的样子。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低着头,搓自己的手。

“那天我半夜 12 点下夜班,洗完澡回家,没饭了,妈给我三元钱,我到工厂门口的小食店吃饭,买了一瓶啤酒还没喝,一声闷雷把小店门震开了,我看到一个大火球往天上翻,不好,地震了!我拔腿就往工厂跑,到跟前才知道是着火了。唉呀,里面还有好几百人上夜班呢,这回可要命了。这时门前围了一些人,大家吵吵嚷嚷不知怎么办好。我一咬牙冲了进去,烟熏火烤的,睁不开眼睛。跑到准备和细纱车间交接处,我看见两个女工抱在一起倚卧在墙根上哭。我背起一个就往外跑,后来又跑进一个人背起了另一个,我俩一口气把她们送上救护车。这时门口一个老大娘又哭又喊:‘我姑娘在里面啊!’我把上衣一脱,递给她说:‘大娘你等着!’便又一个箭步冲进梳麻车间。这时大火烧得噼里啪啦地响,房上的木板瓦片噼里啪啦往下掉。烟呛得我直掉泪,我又连着背出三个人,他们身体粘乎乎的,好像都烧伤了。火大,冲不进去了,我又蹬着包装箱拿着水龙头向房顶喷水,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掉了下来。以后的事儿就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躺在医院里,头昏恶心,接着又发高烧。”

“听说你在学校时受过处分？”我问。

他不好意思了，低下头瞧着自己的脚。

“我太淘气，老师看不上我。有一天学校搞卫生，我和体育老师吵架了，平时我俩挺好，那天不知我咋那么大的火，用锹打老师，被公安局拘留了。对，那天是教师节。后来，学校把我除名，没事在家呆着。前些日子，我妈退休了，我接了班。”

我和厂党委书记林毓立探讨了对王勇的认识，他曾是王勇所在学校的校长。他颇有感慨，“是呀，对王勇这样的青年我们是要重新认识。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他们也有自己的‘亮点’。这次抢险救人，有许多过去被认为是落后的青年冲在最前面。我们观念该有些变化了，不能只盯着谁又骂人了迟到了，谁又喝酒了跳舞了，重要的是要全面认识人，尊重人，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我想起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说的话：“一个人看起来平平常常，一旦面临严峻考验，大事也好，小事也好，他心中会升腾起一股伟大的力量——这便是人类的美。”

力量从何而来？

在参加灭火救人战斗的 293 名消防战士中，我要写他——卢辛，队龄——不足两个月，年龄——刚满 19 岁。几个月前，他还是妈妈膝下的娇子；今天，他作为一名战士，勇敢地冲进火海。

说实在的，他从睡梦中惊醒，边系上厚重的消防服的扣子，边跳上已经起动的消防车，这一刹那，他的腿在打颤。这是他第一次上火线。消防车呼啸着冲进亚麻厂，一个急刹车，他纵身跳下。眼前的一切令他震惊：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地面上炸碎的玻璃片像冰雹一样铺了一层，破衣服、亚麻絮、碎塑料布挂满车间周围的树枝上。一些工人身上还闪着火苗，满脸鲜血，叫喊着从车间跑出。看到这些，他的血沸腾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把火中的兄弟姐妹都救出来。他刚刚接好吸水管，一个女工慌忙跑过来，拽着他的胳膊说：“细纱车间有人呼救，快去呀！”卢辛戴上空气呼吸器就往细纱车间门口跑去。

火舌向门外喷卷着，在浓密的烟雾中，卢辛听到微弱的呼救声，他应声奔去。房顶燃烧的锯末和熔化的沥青，不断落在他的头盔上，灼热的气浪向他袭来，空气呼吸器面罩发出被烧焦的气味。他躲过身边一米多高的火苗，继续向车间深处跑去，边跑边喊：“哪里有人？”借着火光，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塌陷的大坑，机器翻倒了，旁边躺着一个人，半边身子被塌落的砖石埋住了，头上脸上都是血，烧焦的衣服贴在身体上，这是一个女工。他去抓她的双手，对方疼得猛缩回去。他俯下身去推掉压着她的砖石，把她抱起来，刚要往外冲，这位女工又喊道：“里面还有一个人，快去救她！”抱着这个女工，他大汗淋漓，双腿打颤，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一米七四的单细身子，力量是有限的。他想先救出一个，再返回来救另一个，可眼前大火在蔓延，头上的房架在裂响，那个女工的哭叫声在揪着他的心。突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气，他一咬牙，一手挟一个女工艰难地向门口挪去。一步，两步，三步，脚下杂物纵横，身旁烈火猛扑，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躲闪着随时袭来的烟火……一米，两米，三米，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他咬牙坚持着，嘴角在流血……他挟着两个女工，在火海中艰难地走了30米，终于冲到了门口，几个人跑过来，把受伤的女工抬上救护车。可他却倒在了消防车前……战友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沾着鲜血，挂着沥青，头盔上有一个被烧的小洞。

为什么这个初上火场的年轻消防战士身上有如此异乎寻常的力量？他说：“我也说不清。看到这么多工人烧伤了，我就想把她们快些救出来！当消防队员就得往火里冲，灭火救人。我当消防队员时，许多人反对，说这是送死的活儿，危险性太大。我就不怕死，我愿意冒险，我从小崇拜军人，想当英雄。当不了军人，当消防队员也挺有意思！”他的话还带着几分幼稚，可它反映出我们当代青年的一种献身精神。看到他，我想到了老山前线冲锋的战士，想到长江漂流探险的青年勇士们，我敬重他们。

谁是救命恩人？

“我这条命是解放军给捡回来的。”31岁的粗纱工麻桂香急切地

向记者述说着，“快帮我找到救命恩人吧！”

“那天凌晨，我正在清扫机台，突然，大火好像自天而降，我只来得及捂住脸，便忽悠一下掉进地沟，眼前一片漆黑，好像熬了很长时间。我想自己完了，忽然听到有人声我便喊了起来。有人跳了下来，把我背上去。当时，四周是火，有人喊着‘快！’还有人在前面打手电。背我的人走着走着，一下子掉进一个坑里。可他用双手护着我，我没摔着，他却摔伤了，好半天才爬起来，还一个劲安慰我。他一回头，借着火光我看到红帽徽，心一下落到实地了，眼泪也流了下来，真是救命恩人啊！”

在 500 多名参加援救的解放军指战员中寻找这位女工的救命恩人很难。问到谁，他们都说记不清了。有一份材料说到了省军区独立一营的代理排长郝洪平，在几十支高压水枪压住火势的时候，他带领全排战士冲进了车间，拿着手电筒，一个火缝一个火缝，一个地沟一个地沟地边找边喊：“里面有人吗——”突然，他听到附近一个地沟里女工的呼救声，便领着战士急忙跑过去。可地沟太小，只能下去一个，里面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战士们都抢着下，郝洪平一把推开大家，“我先下！”正要往下跳，又想硬往下跳肯定会砸在女工身上。他让战士抬来梯子，在三米多深的地沟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他看到受伤的女工。他一条胳膊抱着这个女工，另一只手抓着梯子艰难地往上爬，每爬一下都要费尽全身的力气。

仅仅一个小时，郝洪平和全排战士抢出 21 名伤亡的职工。压在地下的工人的遗体不是用锹挖出来的，而是用手扒出来的。手磨破了，指扒破了，鲜血淋漓。他们流着泪，把工人的遗体抬上救护车。

郝洪平这位年轻的军人，不喜欢“救命恩人”的说法。他说，军人就是人民的守护神。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军人就该赴汤蹈火，就该去流血牺牲。他收集了报刊上所有的老山英雄事迹的材料。他曾为自己没有机会投身枪林弹雨的前线而遗憾。今天，他终于冲向了火海，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他说，如果能献出自己的身躯换来更多的工人兄弟的生命，他将感到自豪。

在烈火中永生

妻子呼喊着他：“鸣久啊，你在哪里？”女儿呼喊着他：“爸爸，你在哪里？”冲出火海的前纺车间的 100 多名职工在呼喊他：“关书记，你在哪里？”

工长张路山回忆——

凌晨 2 时 25 分，车间班组长开会，人都到齐了，就缺当班的党支部书记关鸣久。我到车间找他，他正在三区修理 15 号机台，说：“你们先开吧，我一会儿就去。”后来他又转到一区，正巧李桂华开的 5 号机台堵针了，他又帮她修起来。大爆炸发生时，我们开会的班组长都震进地下道，有的人烧伤了，可再没看到关书记。

工人金洪石回忆——

大火着起来的时候，我听到关书记喊：“快过来呀，这儿有出口！”我们跑出来了，却没看见关书记。

甲班女工关燕、徐艳春回忆——

我们听到爆炸声时，冲出宿舍，向车间跑去，看到关书记正迎面跑出来，背着一个女工，她身上还冒着火。借着火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是关书记。

“鸣久啊！”妻子哭着扑上去，大家终于找到了关书记。他躺在市第五医院的太平间里，全身的衣服都烧光了，只剩下个裤衩，还有脚后跟的一块布。妻子记起来了，他穿着尼龙袜子，剩下的那块布，是她补上的一块旧床单布。

关鸣久，作为车间当班的领导，一个党的基层干部，他和 57 个阶级兄弟姐妹死在了一起。人们分析，他是在背出工友又返回车间救人的时候被烈火吞没的，他的死，令人震惊，让人悲痛难忍，每天都有几十人登门安慰他年迈的父母和妻子女儿。

人们回忆，这个年轻的书记，没有一天脱过产。他是全车间所有工人的贴心人。谁家有了困难，他总是帮忙；谁在家休病假，他第二天准去登门看望。这些年，没见他休一个星期天。

在整理关鸣久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他日记中有这样的话：“蒋筑